

乾

隆

鄞

縣

志

鄞縣志卷十二

人物

王元恭四明續志其敘人物云事蹟非有關於國體則不書非有功於鄉社則不書非有純德懿行足以垂世立教則不書非有抗義高節足以勸善懲惡則不書其有寸長隻善人道之常奚足爲竹帛之重哉元恭之持論可謂正矣然果如其言則一鄉之士得登志乘者蓋已無幾且其人亦必垂名國史無待郡縣志之闡揚陳義雖高未可援爲定論也鄞自黃公董孝子著於兩漢至宋而名臣巨儒高文碩學史不絕書自是以來簪纓蟬冕接

踵代興而抗志仗節研經蒞史之士亦指不勝屈
文行彬彬洵足增光粉社矣郡志分名臣儒林文
苑清操雋異淳德諸目意存軒輊終未厭於公論
考羅端良之志新安但稱先達潛說友之志臨安
祇稱列傳聞氏舊志亦不立標目今循其例以人
物該之鄉黨自有公評不敢妄矜月旦也

漢

黃公鄴大里人絜已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

恭讓出則濟難

會稽
典錄

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稱四

皓

見漢
書

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猶有黃公之高節

王逸少有高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
孝緒云漢道方盛黃綺無聞山林是黃爲姓明矣王貢
傳序四皓名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
公者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袁正獻之父作甕牖閒
評言黃墓舊傳爲秦世黃公又曰黃姑林卽黃公林也

延祐志

董黯字叔達仲舒六世孫也事母孝母疾嗜句章溪水遠
不能常致黯遂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乃痊比鄰黃寄
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辱其母
黯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旣葬斬寄頭以祭母自囚以告
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爲郎中不就以壽終由是以慈名溪

以董孝名鄉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黯本鄧人虞翻謂爲句章人據其徙居言之寶慶志參延祐志

梁宏句章人爲郡主簿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宏與戶曹史陸續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

後漢書陸續傳

鄭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爲主簿後以劉儁事獄死

郡以狀聞旌表門閭

乾道圖經

案會稽典錄但言主簿梁宏主簿鄭雲皆敦終始

之義引罪免君不詳其事迹張東沙始引後漢書
陸續傳以實梁宏事洵足補前志之闕矣乾道圖
經謂鄭雲坐劉儁事下獄雖未知所出然宋以前
相傳已久東沙謂雲亦坐尹興事被收則出於臆
揣不若圖經之有據矣楚王英謀反在顯宗永平
之世其時會稽未分吳郡尹興蓋會稽太守東沙
以爲吳郡者失之

任光字景昇爲縣主簿時海賊作孽令朱嘉將吏人出戰
爲賊射傷賊前突嘉光以身蔽障嘉遂獲免光力戰死嘉

還邑出俸厚葬之

乾道
圖經

王修句章人順帝時爲揚州從事軍變殺歷陽太守伊曜

修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人服其義實慶志 虞翻稱之

曰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會稽典錄

任奕句章人爲御史中丞朱育稱爲文章之士立言粲盛

所馳文檄焯若春榮會稽典錄

盧敘鄧處士弟犯公憲自殺乞代會稽典錄

案乾道圖經於蕪縣人物有處士虞敘厚友于之

義弟犯公憲乃乞代焉云出會稽典錄今已

不傳惟見三國志虞翻傳注有處士鄧盧敘云云

鄧非會稽屬縣因疑今刊本三國志之譌鄧爲鄧

也稿成適檢聚珍板三國志辨誤一書於處士鄧

盧敘云鄧當作鄧或鄧字之譌朱育舉上虞陳業

以下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稽無與其說益詳而可定矣惟虞翻傳注作盧敘而圖經作虞敘虞盧字形相涉正史既不無魚豕而圖經亦傳寫之本難以決其然否自寶慶延祐諸誌刪而不載遂令今世無知其人者豈非闕事耶

唐

徐浩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非徐季海也

乾道

圖經

黃晟字明遠少伉勇初應募於望海鎮晟短小貌寢陋不中選乃潛歸鄉里集衆據平嘉時權知州事羊僕補晟爲

平嘉鋪將台人劉文寇明州僕擊走之其黨據奉化晟以所部兵擊敗之遷依飛都副兵馬使盜攻越州董昌不能禦明州刺史鍾季文檄晟統兵攻殺之昌奏晟爲左散騎常侍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季文卒遂據其郡晟雅禮儒士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爲賓客江東文學士多依之別築室以館創築城堞再成浮梁董昌僭號改元晟移書規諭錢鏐討昌晟遣兵應之昌平與有功焉守明州十有八年開平三年卒時郡守多請其子襲嗣晟遺疏獨不請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九國志參用延祐志

案十國春秋黃晟傳以平嘉作平嘉埭及平嘉浦

劉文作婁文羊僕作楊僕今據路振九國志延祐

志黃南山傳家集諸本又九國志有前進士陳晁
年口紹素嘉清介加以優待云云而十國春秋作
陳鼎羊紹素未知何據今姑兩存之

宋

王致與同郡楊適杜醇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
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安石復書
曰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
樂道安貧妻收遺乘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

行

延祐志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
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

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
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
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豐稷袁穀羅適也登進士第調
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

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

延祐志

王說字應求以其學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
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沒門人舒亶
銘之郡庠以說與王致楊適杜醇樓郁並祠謂之五先生
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仕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

慶寶志

王該字蘊之說之弟登慶歷六年進士第王安石宰鄞時

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仕不偶官舍苟有嘉
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沒歸橐蕭然惟脫
葉甚富子瓘字元圭元豐五年進士喜藏書以文稱寶慶志
沈起字興宗進士高第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
有司劾其擅去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
何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隄百
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
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絀法無
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
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書數十上以論興

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加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率兵討平之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時議者言交趾可取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建習繼令指

使因督餽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阯益貳起坐邊議罷交人陷廉白欽邕四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宋史

俞充字公達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

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穫必遭掠充檄所部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擢兵塞上夏人亟反之充知帝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所戕實興師問罪之秋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暴卒

宋史

周師厚字敦夫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

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師厚言四方風俗不同役有勞逸輕重不宜以一概論朝議是之章惇開溪峒廣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師厚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卒從其議娶范氏仲淹女生子曰鏐字廉彥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潁昌訪其舅純仁過洛見文彥博司馬光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永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相入黨籍卽退休於家弟銖崇寧二年進士兄弟皆隱鄉人慕之鏐娶胡氏尙書右丞宗愈之女再

娶王氏翰林學士覲之女妹適陳瓘蔡京作黨籍碑婦翁
舅甥俱入籍後以爲盛事焉舊志言舅氏范鎮太史非是

延祐志

俞偉字仲寬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
舉建劍尤甚偉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
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
爲立法行一路偉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部
使者聞於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尊臥
而貧者

延祐志

豐稷字相之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
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知

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
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
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爲殿中侍御史
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
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
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
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
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
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荆二
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
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旣

退御史趙峴謂曰聞君言使峴汗流浹背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

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尙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爲書勅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

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繪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尙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畱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宋史本傳

孫治監揚州倉建炎三

年死於金人之難豐清敏遺事附錄郭維者潁昌人以儒學修謹

侍稷左右最久建炎初李朴編次稷遺事多訪之維云豐清

敏遺事跋

袁穀字容直一字公濟舉進士一試於開封兩試於鄉皆

第一嘉祐六年中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

判杭州其為開封舉首也蘇軾實為之亞及貳郡而軾為

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

字子烈進士為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

者時相蔡京嫺黨為害鄉曲灼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

知隨州宣和末召為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

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贊慶志

張宏字公度元祐二年舉經明行修仕至禮部郎中歷守
建昌軍泰州澤州嘗築慈谿縣藍溪洪莊保之堰隸民至
今賴之宏六世祖次宗唐會昌中爲明州刺史四世祖仁
皓爲兵馬鈐轄使廟食於奉化茅山廟曰武惠王

寶慶志

陳攄字君益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
政尙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
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
陳其名女陳其氏後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
雨輒應隣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
有功於民乃請於朝錫旂福廟額

寶慶志

蔣浚明字彥昭先世居奉化後遷鄞游豐稷之門稷因薦

之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道極愷切累官尙書金部員外郎
力爭新法不便執政怒貶官將遠謫以母老稷力救得免
陳瓘來鄞首遣其二子璿琬師事之先後登進士瓘爲書
連桂二字以旌其坊璿仕至左朝議大夫琬以忤蔡京罷
歸仕至宣奉大夫浚明以子貴亦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結琦

集亭

陳禾字秀實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
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
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縵鑄錢獄
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
中壻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時武備寬弛東南尤

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
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未拜命首抗疏劾童貫復劾黃經臣
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
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
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
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
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畱以旌直
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
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

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
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
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
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
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
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
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
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帝曰此人素如此汝
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
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宋史父謚博學教子有法嘉祐八
年登第禾兄秉以八行舉政和八年第世喜藏書謚之亡

舒亶爲輓章有曰塵埃滿匣空鳴劍風雨歸舟只載書禾

子曦復爲藏書記告其後俾勿墜素業

寶慶志

陳之翰字憲之殿中丞贈朝散大夫翊之子少有志操治經求其大旨爲文不蹈襲陳語三上禮部不中第歸求其志事繼母曰孝兄曰悌弟曰友朋友曰信鄉人初貸黃金後遺以償之翰適在汴舟其人給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也後數年其人疾且死遺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受而不拒徐以所償助其喪葬崇寧二年詔舉遺逸州及部使者薦之翰於朝將官之而卒之翰氣和言溫與人交久而益恭口不道人之過陳瓘誌其墓

寶慶志

蔣猷字仲遠徽宗朝積遷中書舍人善書命學者宗之擢

御史中丞上疏論士風浮薄羣臣無他能善伺候人主承望大臣而已故事內侍省隸六察崇寧中宦者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正廉得內侍省劉友端等違擅事復論楊猷童貫不宜受上賞帝力護之猷復言淮南畎潠水以出鼎罪宜坐狂妄趙良嗣降虜後必誤國東南應奉花石金十年皆入權倖願速罷之不報復爲吏部尙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欽宗卽位改知明州到官數日以不善應奉願勾罷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延祐志

案蔣猷丹陽人建炎三年避地明州葬於鄞後遂爲鄞人見寶慶志

樓昇字試可進士高第累遷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

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刼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陸寇起繕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宋史

夏承字元茂崇寧五年進士任開封少尹金人陷京師京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族冀以免死承奮身力爭潛令

諸廂毀其文榜放散拘畱之人紹興二年臣寮疏列其事未及褒表隆興初命史館編錄姓名追贈左朝議大夫慶志

汪思溫字汝直祖元吉爲縣從事爲范仲淹所知王安石宰鄞以廉平吏薦於轉運使孫沔父洙春秋教授鄉人稱之爲汪先生思溫以上舍爲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隄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思溫與弟思齊並命除吏部員外郎出守衢州有自稱祁王過郡府史請避郡治以舍思溫不許未幾柔福帝姬過縣辱尉將械尉思溫執不許而二人後皆犯僞冒諫議大夫徐俯入朝道由三衢以部使者禮迓不爲尉傳禮徐憾之劾以他罪辛

炳爲中丞疏以爲寃後遷司農大府少卿知臨安府浙江
以漁舟濟人中流弭楫以邀客酬重鏹風暴至輒沈溺而
善泅者利其錢物以登岸思溫悉捕繫論殺更爲大舟擇
不如式者悉去之秦檜嘗以故人屬薦舉思溫曰使可薦
誠不待相諭不才相言無益也有旨營政府檜欲以相府
儀制稍異執政府益持不可檜怒罷去食祠祿凡十有八
年官直顯謨閣以終年八十一

延祐志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自京師詣
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東從容謂曰東被召未有館舍
子爲我圖之猷曰大僕陳寺丞正彙嘗相邀猷未敢往試
同謁之遂館焉東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

猷知爲東設也錄示東勉以歸曰東以召來不敢私還正
彙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報赴應天府矣猷曰少陽
其不免乎及暮乃知己死於市猷哭於館所爲位祭且祈
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
陽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其啟我心越一日得
之具棺衾焉又一日得其元面如生合而斂之欲買舟東
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柩猷服其義併以
行李付之猷亦不暇詢婦翁事遂還京師猷以婦翁恩補
官終肇慶府節推

延祐志

鄭覃字季厚靖康二年貢於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
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

脅以刃曰與吾金卽貫死覃號泣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拏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以孫清之顯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宋史忠義傳子若冲字季真力學能文與同里汪大猷陳居仁樓鑰相善後三人旣貴顯未嘗一造其門自置書塾聚數千卷延師訓子雖臥病不廢書躬自節約鄰族有急拯之惟恐後方盛年時夢入深塢後營山墅宛如所夢乃字其溪曰夢溪以自號年七十九累贈至太

師魯國公

成化志

婁寅亮字陟明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
至越寅亮上疏云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天其
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
王子孫以爲近屬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恐
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中原未有
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
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
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曰臣去歲上

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
 采聽赦而不誅伏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
 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擢監察御史秦檜以其直
 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
 實猶罷職坐廢

宋史本傳

案宋史寅亮永嘉人成化志以為鄞人未知所據

姑存之

楊焯字文光居城南櫟社以進士授左從政郎徽宗梓宮
 歸舉朝稱賀焯獨表請驗視真贗嘗移書參政李光責和
 議之非秦檜銜之下獄後知黃巖縣盡心水利民皆德焉

志聞

黃龜年字德邵其先福州人後葬父於鄞因家焉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以秦檜植黨專權阻止恢復上書言檜不顧國家威福在已壅塞言路檜遂罷併劾檜黨王喚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猶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今乃復寵以最上職名俾得優游琳館章三上遂褫檜職又請暴白檜惡於天下從之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檜復相侍御史常同希旨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趨操不正司諫詹大方又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遂落職寓居湖州檜撫其過謫福州後與兄岳年隱居昌國之馬陳山檜死復居

於鄞初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其別娶龜年卒娶之遇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宋史本傳

參用延祐志

陸寘字元發其先會稽人尚書左丞佃之子也嘗爲明州錄事崇寧中奉行安濟居養二院并漏澤園有勞秩滿就除通判後爲淮南荆湖發運判官建炎間卜居鄞之梅溪奉祠垂三十年工詩善篆隸手抄經史暨釋老書數百卷

寶慶志

張邵字才彥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

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
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充通問使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
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聞者泣下
翌日見左監軍撻覽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
臣無相拜禮撻覽怒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砦明年又送
邵於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
臣大義詞氣俱厲豫知邵不屈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
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
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殿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
告益北徙之會寧府及和議成南歸入見奏前後使者如
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

乞早頒恤典邵併攜崔縱柩歸其家移書時相勸其迎請
欽宗與諸王后妃以敷文閣待制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
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嘗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徒屢瀕
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後
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于孝曾亦以出使
歿於金金人知爲邵子尙憐之宋史邵歷陽人後投閑于鄞
沒葬桃源鄉烏石山邵子孝曾字王叔以大理少卿沒於
中山府從子孝祥生于鄞縣方廣院之僧房孝伯字伯子
隆興元年進士終參知政事寶慶志

張孝祥字安國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考官定秦墳冠
多士孝祥次之高宗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秦檜怒既知

孝祥乃祁之子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獄釋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命有司改正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權中書舍人以劾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除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剖決無滯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召赴行在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

需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有聲績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
時以威濟之徙知荆南築守金隄荆州無水患以疾卒年
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
見之曰必將名世

宋史

王庭秀字穎彥入太學與楊時游復學詩於黃庭堅登政
和上舍後以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遷殿中侍御史論
黃潛善爲相時賣官售寵潛善罷授秘書少監明受之變
庭秀與鄭穀力爭不宜去帝號事遂止復論呂頤浩奏擬
不當出知筠州論事慷慨明白後爲左曹郎官遷中書省
檢正卒與宰相議不合罷子瑩七歲日誦千言朝廷方復
博學宏詞科瑩首中選待次通判不及祿以卒

延祐志

高閔字抑崇紹興元年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名爲臺官實無

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詩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閎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閎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國初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閎于是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中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閎所建明閎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錄新學成閎奏乞臨雍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熈執經閎講易泰卦賜三品

服闋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爲祭酒闋爲諸生胡安國
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闋爲首稱由是知名闋除禮部侍郎
帝因問闋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闋薦中丞
李文會承檜旨劾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
婚闋辭之宋史從子文虎官至翰林學士文善將作監文虎
子似孫爲禮部郎知處州文善子衡孫爲戶部侍郎知臨
安府其爲檢正時史宅之括浙西公田官屬皆增秩二等
衡孫知不便獨辭賞以壽終延祐志

薛朋龜字彥益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歷官監登聞檢院兼
權工部郎又兼權吏部知興國軍奉祠除知衡州未上而
卒子居實字去華守莆陽更新學宮提舉福建常平茶鹽

救荒有績自祠宮召對除倉部員外郎陞郎中歷淮西漕使淮東安撫卒於揚州孫揚祖字元振歷官知漳州召爲大理丞遷刑部郎中以疾請外得池州丐祠以卒漳舊有土城高不過五尺揚祖以修築請于朝後乃詔守臣趙汝

諧經畫如其言漳人賴之

寶慶志

吳秉信字信叟剛簡自信初爲國學官張浚奉母居潭州築第稍廣檜忌浚復出諷中丞万俟卨論浚卜宅僭擬家有五鳳樓命秉信奉使察其事至則以檜意告浚返言浚所居皆人臣制堂曰盡心浚嘗記之樓實無有也檜大怒黜秉信後爲吏部侍郎與浚景夏言張僞不宜爲兩浙轉運判官僞內侍張去僞所薦也帝不悅併景夏出知外郡

秉信知常州未幾疾卒秉信知人善薦士王剛中入史館
史浩國子博士後皆至宰輔史浩以太保魏公致仕親祭
其墓且官其孫云

延祐志

趙敦臨字芑民少入太學見楊時於京師得其指授紹興
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
杞汪大猷皆其門人也王應麟嘗葺其遺文爲之序曰斯
文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

延祐志

樓璿字壽玉一字國器昇之子也紹興間爲於潛令篤意
民事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
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各一
章章八句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乎此未幾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卽蒙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閒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持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晚而退閑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焉官至朝議大夫

樓鑰耕織圖後序

從子錫字子

善以才敏稱調秀州司戶參軍鎮江有軍校告於朝自言久掌軍用軍將貸錢以萬計知已將訴之欲殺以滅口故亟上變廟堂駭其說置獄俾錫治其事錫請械軍校以隨途中與之語遂泄其款後詰之軍校果誣將也不三日卽罷詔獄孝宗嘉歎除勅令所剛定官改遷大理丞連治數大獄皆平允後知嚴州卒

延祐志

鄭鏐字剛中由福州徙鄞躬孝友之行貫通經史尤以詞賦得名開門授徒來者雲委登紹興三十年進士仕至屯田郎寧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特加贈

且官其子

寶慶志

朱翌字新仲潛山人以太學生賜第初爲溧水縣主簿高宗南渡爲秘書監屬喜其材俾預修徽宗實錄時范冲領史局翌以文詞進刪潤功居多歷官中書舍人在朝敢言事嘗奏論信敵國太堅待金使太厚排衆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秦檜相逐趙鼎翌以鼎黨久貶韶州後召還知嚴宣徽三郡翌告老不赴朝廷憫其飢寒計貶所十四年衣俸悉與之遂卜居鄞作信天緣堂

記書於壁死自爲誌周丞相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號省事老人

延祐志參用寶慶志

陳曦字元和禾之子也登進士第知休寧縣政尙清儉守

法不阿改國子正高宗幸太學召曦曰今學者言卿講說

訓導可以爲師朕欲觀卿之道至於有成對曰陛下若復

興太學此盛德事也擢給事中帝嘗謂侍臣曰惟陳曦言

事最誠實自知制誥知濠州政稱第一召拜翰林學士卒

官從孫槩字少儀登進士知泰和縣奏罷魚鹽課陞左正

言使金不屈婺州呂祖泰上疏乞斬韓侂胄被繫槩言祖

泰無罪官至太常卿致仕

成化志

魏杞字南夫紹興十二年進士錢端禮薦其才擢太府寺

主簿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
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
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
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行次盱眙金大
將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庭授至燕見金主具
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
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
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帝慰
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
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准

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尙可奪之不可帝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帝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薨嘉泰中謚文節

宋史

案宋史杞壽春人寶慶志云自焦山徙居於鄞

史浩字直翁紹興十五年進士

史作十四年誤今改正

除國子博士

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以浩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

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知奏出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帝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州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浩奏先爲備禦是爲良規倘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

年拜尙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浚入覲乞降詔幸建康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耨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語陳康伯曰吾屬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因又言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遂子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

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帝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吮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始釁者軍人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鬪耳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帝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劉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

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治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興五年薨年

八十九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廷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子彌遠嘉定初爲右丞相宋史本傳長子彌大字方叔由進士遷秘書丞官至禮部侍郎寶慶志

汪大猷字仲嘉思溫子也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授金華縣丞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累遷吏部郎官入對言總覈

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
孝宗顧謂左右曰有用之才也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
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左諭德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
進侍燕樂章論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
講讀官所當預遷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大猷遂陳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轍
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于強盜
賦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旣
足則給還使復故業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
制棄舊法輕重舛悖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
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帝大悅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

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具奏曰強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乃奏用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尙書以言去起知泉州毘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畱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毘舍邪犯境大猷曰毘舍邪面目黑如漆言語不通此豈毘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

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改知隆興府以大著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南康軍居住復敷文閣學士大猷與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宋史族孫之林字德仲善尺牘見後進道嘉言善行洒洒不倦賈似道少歲事游狎其母禁止之聞與之林遊不復語晚守汀州歸里自守貧甚以終延祐志

王正己初名慎言避孝宗諱以字行說之曾孫也父勲政

和八年進士高宗東巡命爲鄞令徙廣東市舶司廉介自持家人不識舶貨之名與妻薛氏俱卒官所賈人念其廉率錢二百萬爲贖正已却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愧廉叔度也以從祖珩恩任豐城簿後知泰州海陵縣張浚命募萬弩手他屬吏畏怖奔走恐後正已以民方脫兵火之厄募旣難合且無用爲書陳利害以獻人爲股栗正已亦謁告以俟浚得書愧謝淳熙初訪求廉吏參政葉衡舉正已辭贖事以聞召對帝語輔臣曰王正已望之儼然卽之甚溫衡罷正已亦被論奉祠旋除嚴州改婺州除廣西轉運判官議臣請使行客販鹽廣南命胡廷直至二廣議可否正已持不可廷直阿議臣意議臣信

之金字牌踵至期必行正己復疏陳利害甚悉遂移漕湖南命廷直代領鹽事未幾鹽法弊公私告乏廷直以憂死人始服其先識正己凡四典郡六爲部使者終大府卿秘閣修撰致仕卒弟正功字承甫以蔭補授處州青田縣主簿有訴夫死於毆者及按視更曰自經正功察其必以賄故用初牒訊之具服乾道四年爲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事時黃鈞主漕計以滯訟屬之剖析無留難沈介爲湖南帥加敬重與鈞爭薦之淳熙七年通判潮州郡人爲憲屬者武斷鄉曲正功裁以法擠之竟用是罷將歸適劇寇逼城鄉民走依官寺正功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喟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

紹熙元年知澧州課最五年知蘄州有言銀鑛發於山者
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治戶以虧
額坐罪鬻產償官者數百家卽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
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正功立捕之察佐勸止
不聽比至訊之一黥隸耳致之法除提刑廣西俗輕於犯
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正功劾其貪暴之尤者復爲
言者所論主管冲祐觀致仕弟正民字經父亦有廉名

志兼采
攻媿集

王伯庠字伯禮大名人父次翁紹興初參知政事致仕居
四明西湖之陽遂爲鄞人伯庠登進士科刻意問學乾道
二年擢殿中侍御史奏方今風俗苟且之弊生於士大夫

議論之不公願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真才沙田
蘆場議起租稅伯庠極論之曰沙漲之地未嘗耕耨既未
能如漢置力田科以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
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山澤之
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孝宗感悟卽令罷去出知夔州俗
多掠子女爲貨特嚴其禁作文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

樓鑰

撰行

弟伯序宗正丞

延祐志

林保字芑民以上舍第出身爲廣西經略司屬蠻境荒遠
諸將多掠邊氓希賞格保抑止之後知興國軍有政績改
提舉市舶辭不拜集中興事蹟繇夏少康至唐肅宗爲一
書號曰龜鑑以進高宗深納之右司諫陳公輔薦保宜爲

臺諫官秦檜格不行後遷比部建議正武成殿侑祀殺降
叛國者皆斥去又定鄉飲酒禮卒如其議行諸郡有議增
兩淮舊稅者保言自顯仁太后歸應奉頓次至今不減若
增稅淮民將流亡朝議從之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卒孫祖
洽字元禮少孤嗜書大父奇之以門功補官或問曰苟仕
何以爲政曰吏胥姦弊非重法曷以治知鹽官縣滯訟經
歲者皆剖決之光宗以皇太子尹臨安委治疑獄有能名
守武崗城堡圯毀召匠計費甚夥乃乘肩輿巡歷命吏執
筆以計汰其半守常州兄弟七人訟分財不決久之達省
部祖洽召七人立廷下給筆札俾各疏所爭疏畢署其尾
決是否示之曰審若是耶咸唯唯罷訟歷守饒信吏治益

著遷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嘗曰治財無他能不以羨餘
入官希厚賞歲歲當治辦水旱損益復以其贏補何憂焉
罷守建寧婺州郡爲立祠袁燮曰林祖洽非理財乃養財
耳年七十有九卒

延祐志

趙粹中字叔達其先密州人父濬官東南卒葬於鄞遂家
焉幼歲能詞章登進士第孝宗銳意復北疆粹中進恢復
機密十論制敵權鑑四十卷富彊要策十卷孝宗極喜之
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多
所奏對多言邊防粹中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正
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弁等奏議正太祖東嚮
之位議不行寧宗卽位卒如其議後以待制知池州大閱

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民生凋之後以遞
卒獄夫出罷家居十年乃卒粹中善筆札子樽字立之書
似其父樽幼孤終身不肯仕嘗隱茅山欲爲道士親黨共
止之然竟不仕郡守屢薦於朝特許循資樽亦謝不受延祐

志

徐子寅字協恭其先登州人父立之字植夫紹聖進士靖
康之變扈從南幸爲呂頤浩所知及秦檜當朝丐祠居鄞
官至朝議大夫子寅爲福建路檢法審駁死罪七十九人
由大理知無爲軍奏乞招淮上歸正人營田免其牛稅備
邊至計孝宗大悅差往相視措置歷知高郵軍泰州提舉
淮南常平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石閘斗門函管隄岸護民

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寬
權酷征稅又買田五百畝以贍學宮蠲民積逋十餘萬遷
廣西提刑卒于官

寶慶志

姚穎字洪卿十歲能屬文師事鄭鏐能自刻苦淳熙元年
范成大知貢舉得穎文奇之及廷試取第一策末論敵國
事宜甚備孝宗稱其正大剴切而戒勿板行蓋不欲傳於
外也御書旅葵篇以賜授簽書寧國判官皇子魏惠憲王
鎮四明欲侈其盛以騶騎鼓吹迓穎已扁舟歸七年之官
鄭伯熊守寧國相得甚歡其繼之者治尙嚴穎語之曰催
科太急吏曹之利民弗堪也守爲霽威八年命引見召對
便殿論治體十有八條皆見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時言

路多選於館中頗有餽遺穎不啟封還之以親嫌請外添
差通判平江府吳江民有訟久不決其人素怙勢莫敢詰
部使者以屬穎穎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強
耳卒究其獄一郡帖然歲旱以祈禱感疾卒官

樓鑰撰墓誌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間衣冠南渡
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
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於沙隨程迥時傅伯成爲郡教授
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繇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
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手屬書樓
鑰以歐陽修南省白欄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于桃
源鄉蔣山買田立祠於寶巖院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元

之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歸

延祐志

張良臣字武子襄邑人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從魏杞史浩遊二公薦士如林良臣獨芒屨藤杖日與高僧逸人往來蓮社間不復以名宦爲意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而病不可爲矣後十五年弟堯臣哀古賦四篇古律詩數百首號雪窗集

平園續稿

良臣試南省魏杞爲參詳官攜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

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撤試果良臣

也杞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

延祐志

李宗質字文叔世家於濮八歲而孤所生母展氏去後十

年至江州遇展氏於廛中抱持相哭奉色養者二十年監
明州大嵩鹽場因卜居焉陞遂昌令歲饑寇作於旁郡亟
捕首惡斃之羣黨帖息權通判隆興府時江西大旱賑濟
盡力全活者衆遷知台州聽訟必先抑告許懲奸惡理財
精察量入爲出帑庾爲之充衍增學田以養士者數百畝
及調戍兵遣海州號令簡明凜有風采主管冲祐觀卒年

七十三

樓鑰撰
墓志

趙彥逾字德先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
大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
迓彥逾見卽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
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

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糴民賴以濟遷戶部侍郎工部尙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請立嘉王爲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爲用杲不應彥逾見汝愚汝愚密告以翌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杲嘗被誣彥逾爲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未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爲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勲累遷資政殿大學士知明州嘉定間乞祠歸尋卒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頗缺

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愚黨帝由是疑汝愚其兩
入蜀皆有聲然吳氏世守武興吳挺卒朝廷議併利西安
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仍領以
武帥其後吳曦因之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宋史
本傳

